

残花碎玉

中

73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73

残花碎玉

中

曹力群作品集

◎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中 册

第二十三章	玉女神针.....	(319)
第二十四章	惊心动魄的嘶喊.....	(336)
第二十五章	魔由心生.....	(345)
第二十六章	疯痴俊俏.....	(354)
第二十七章	谷中奇遇.....	(371)
第二十八章	群侠现绝技.....	(388)
第二十九章	宇宙医王.....	(407)
第三十章	琴棋书画.....	(416)
第三十一章	烈洞探宝.....	(425)
第三十二章	异人奇招.....	(446)
第三十三章	酒店论英雄.....	(456)
第三十四章	神丐出山.....	(465)
第三十五章	阴谷仙女.....	(482)
第三十六章	神剑奇芒.....	(493)
第三十七章	幻影千形掌.....	(511)
第三十八章	神秘黑家堡.....	(529)
第三十九章	长哭娇娃.....	(554)
第四十章	生死力拼.....	(571)
第四十一章	天山寻宝.....	(587)

第四十二章	谜影重重.....	(605)
第四十三章	名剑风波.....	(620)

第二十三章

玉女神针

独目神龙万贯一怒道：“你们尚未说明是何教！”

白衣女道：“敝教就在紧邻，难道两位不知！”

万贯一又道：“这三独岭乃是三独老人久居之处，老夫兄弟三人，虽然名不经传，但又岂能容你们红粉教来宣宾夺主！”

白衣少女柔声道：“这是教主的令谕！”

“难道你们教不讲理么？”

“你说他不讲理，他就不讲理。”

独目神龙万贯一一声暴喝，便想出手。

神医独步何辜一拦道：“万弟别急，此事我们好商量！”

说着又向白衣少女道：“这山虽是你们红粉教创立之地，但三独岭的地方，我们三个老不死的久已在此隐居，如以先后次序而论，当此先人为主，后人为宝，当初我的大量容忍，由你们在此创教立堂，而你们不来感激，如今反变本加利，赶我们动身离山理是说不过去。”

白衣少女微微一怔。

神医独步何辜又道：“何况武林中人，讲的是恩怨分明，叶少侠对老朽有救命之恩，按情论理，也不能给你们带走，三独岭在武林地位中，虽是末学后进，但也不能做此违理之事。”

白衣少女全身一震道：“但这是教主的令谕，姑娘可否暂

回告教主，就说老朽要略尽心意，款待少侠三日，三日后老朽自到贵教理论！”

白衣少女一怔道：“此事必得回禀教主，如果不行，我们再来请驾！”

说完向其他五个兰衣女子看了一眼，说：“回教！”

六人顿时如风飘电掣般的去了。

何蓉瞟了叶展霞一眼，露出无限关切之情。

神医独步何辜道：“蓉儿，你说为少侠针灸使其病症隐而不发，不知你自己可懂得针灸之学么？”

何蓉道：“孩儿会仔细研究人身脉道，要治少侠之病，只从阴脐双穴下手，不过三个时辰，必可将下半身凝解不解的血液化开！”

何辜道：“少侠救了你一命，你也该为少侠尽尽义务了。”

何蓉面上一红，低头不语！

因这阴脐穴在人身双阴之间，虽之治病，但一个女孩子，怎好对一个陌生男人下手。

叶展霞忙道：“何老爷子不用别费心！”

何辜正色道：“非是我决意如腐，少侠知道那红粉教最难说话，不过一刻，必然会卷土重来，不是我说一句泄气话，如以武功而言，我们决不是那红粉教对手，如果对方硬将少侠抢去，我们于心何忍，故着小女为少侠医治，一方面可以报答少侠救命之恩？再一方面，老朽也可以抽出时间，去应付红粉教，只要三个时辰已过，少侠能自由行动了，那时凭少侠一身功夫，尚有何惧。”

独目神龙万贯一一声豪笑道：“老哥哥说得对，这叫作事

从权啊！”

正说间，那亭外又飞进一人，叫道：“如是事急有变，你们还坐着干什么，蓉侄女可速为少侠治伤，有事我们三人并肩应付，却是不济，也可以打他三个时辰！”

来人正是独行开罗孙洁！

何辜一笑道：“少侠，这就是我们老哥哥，外号独行阎罗，你们两位多亲近。”

孙洁一声豪笑道：“少侠，如今事急，不必细谈，等我们事了，我们好好喝一杯！蓉儿，你带少侠进去啦！”

何蓉面色又是一红，心想：“他那么大的人，我如何弄得动他。”

何辜道：“蓉儿！你只要牵着他一只手，少侠自会行动！”

何蓉玉手一抬，面上又飞起一片红霞，而内心却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叶展霞说了声：

“有劳姑娘了。”身形随着轻轻飘起。

何蓉想不到他身体竟然如此之轻，不由一笑，这一笑更现出无限娇媚，叶展霞竟看得呆了。

何蓉一笑之间，身形已缓缓向居处走去。

叶展霞将破絮飞毛之功，运至极顶，身形如飘若逝，犹如一片飞絮一般。

何蓉行未数步，突闻身后又有人发出一阵冷笑道：“小奴已将三人的意思转告教主！”

叶展霞回头一看，原来先前已走了的三个女子，不知何时又转了回来。

何辜道：“姑娘的意思，是要老朽立即去一趟云雾山贵教！”

“教主要我们将人犯立即交出，立刻离开此地！”

何蓉闻言一愕，缓缓回头一瞧。

何辜已大叫道：“蓉儿快去，此地不用你管！”

何蓉脚一紧，娇躯也慢慢快了起来。

“白衣女冷冷一笑道：“你是存心要放他去么？”

“武林中讲的是恩怨分明，老朽不这样做，问心有愧！”

“哼！胆倒不小，你们去夺他回来！”

一声才了，已有两个青衣少女，向叶展霞扑去。

独目神龙一向以轻功闻名于世，未见他幌动，人已拦阻在两青女面前，挥手间已打出一掌。

白衣少女喝道：“再去！”又有两个青衣少女前扑。

神医独步何辜一声豪笑道：“姑娘，你也太瞧不起风尘三独了。”身形一飘，如落叶一般，又拦在两个青衣少女面前，场中六人立即展开一种杀伐。

白衣少女冷冷哼一声，一回手间，已亮出背上长剑，向叶展霞抢去，眼前人影一闪，那独行阎罗孙洁已阻住去路冷冷地道：“姑娘当真没把三独老人放在眼中么？”

白衣少女一挥手道：“你们再去抢！”语声才了，跟着一剑，向孙洁递去，接着身后另两个青女，又同时向叶展霞急扑。

何蓉大惊道：“她追来了，怎么办？”

叶展霞道：“姑娘别慌，有我来应付。”正说之间，那两个青衣女婢的身形已接近他们不远。叶展霞暗运排山掌力，单

手一挥，一掌向两人劈去。

两青衣女郎被掌风击得向后一退，他却趁对方这一退之间，身形借掌风反弹之力，向前飘进了数尺。

何蓉突感足下浮动，娇躯向前一飘，惊得他哟的一声惊叫。

两青衣女子，一退又进，身形幌若幻影飘风，惊人之极。

叶展霞又连拍出数掌，已与他们挪离了数十丈左右。

何蓉小手直揉胸口道：“怕死人啦！”

叶展霞道：“姑娘安定心情，我们必须逃过这两个人的追击。”

何蓉道：“回到屋中去！”

叶展霞大奇，向她看了说：“回屋去行么？”

何蓉露出坚定之色，又说了一声：“少侠回屋去。”

叶展霞心想：“也许她屋中另有防制之法。”

他又连续向后拍了两掌两人又前飘了数十丈，已走到他们原来的住处。

何蓉娇躯轻转，已走入一间密室之里，那密室是在许多屋子最中一间，如不留神，得难发现。

何蓉面色一红道：“少侠！请躺下！”

叶展霞举目一看，见这密室约一丈方园，除去一桌一椅一床而外，只有一排书架，上半截放着许多竹筒古书，一半截放的全部是药瓶子。另外有一只金色的长筒，约有尺许长短，闪闪发着光亮。

他犹豫了一下，便在床上躺下道：“姑娘，这地方他们就找不到了么？”

何蓉嫣然一笑道：“这地方虽是房屋之中，却暗藏里数之学，很难找到，如果你不放心，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藏起来！”

她边讲之间，用手在壁间的红钮上一按，发出哑的一声响，那屋子竟簌簌下垂有一刻钟左右，方始停止，她又是嫣然一笑道：“现在我们这间小屋，已垂入地底几十丈左右，上面有白石平铺地面，他们就将上面屋子踏平，也难发觉到这地底密室。”

叶展霞惊奇道：“这屋子是你爹设计的么？”

何蓉又是一笑道：“这是我爹专门为我设计的！”

她连连微笑，表现出无限的娇媚，叶展霞竟看得呆了，半晌才道：“姑娘设计这间屋子，不知用意何在。”

何蓉道：“因我不会武功，我爹说，练武的人，难免有仇家寻事，万一紧张的时候，我便可藏身密室，坠入地底。”

叶展霞心想“何辜为了他独生女儿的安全，竟然化了这样多的心血，如此可见他是如何的爱她女儿了。”

何蓉又道：“如今治病要紧，三个时辰之后，如果爹与伯伯叔叔万一不敌，少侠尚可以去接应一下。”

叶展霞道：“在下听候姑娘医治！”

“你将衣服脱下。”何蓉此语一出，面色突然红了起来。娇羞之态，犹如三月桃花，嫣红欲滴。

叶展霞也感到一阵尴尬面上一红道：“姑娘！”

何蓉娇羞地道：“少侠什么事？”

“我可不可以自己来使针炙！”

何蓉平摆着白玉的双手叫道：“不！不！使不得？”

“因何使不得？”

“因为这针灸之法，与指穴不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何况这金针之中，首先要在药物浸过。”她说到这里，又轻轻一叹道：“咳！我们时间不多了，我该为你治疗啦！”她讲着从那木架上取出一个小瓷瓶，上面贴着张红纸条，用毛笔端正写着五个小字：“黄精造力散！”她用一只酒杯，将药粉倾出少许注入杯中，然后倒半杯净水，注入杯中，随手取出那金色小筒，取筒盖，从里面取出三枚金针，约三寸长短，金光闪闪。

何蓉随将这金针放入水中，才道：“此针必须在药中浸上两个时辰，让药力浸入金针体里，然后再直刺阴维阴跻二穴，使药力直透骨髓之内，由内而发于外，其已经冻结的血髓，自然化开，这样行动却可自如，只是不能断根！”

叶展霞道：“在下只要能自由行动，以后自有根除之法，只是难为了姑娘。”

何蓉粉脸又是一红道：“要不是少侠曾救小奴之命，此事虽万两黄金，小奴亦不愿为！”她这话说得没错，以一个纯洁而未见世面的少女，怎肯用针灸治疗之法，去为一个青年男人治病，何况那所针的穴道，竟是双阴重穴。

叶展霞道：“在下有生之年，不忘姑娘大德！”

“快别那么说！你救了我一命，我却为你治一次病，算来我还亏欠你一点。”

“这本是我们侠义中人本份，姑娘千万不要记在心中”

正说间，忽然上面有人叫骂之声。”

叶展霞不由一愕道：“姑娘不是说这密室沉于数十丈地底，怎的上面还有叫骂之声。

何蓉一笑道：“你看看这屋顶上是什么？”

叶展霞仰首望去，只见屋顶之上，有一圆孔，孔中一个木轮在旋转，这木轮共分八页，不知是何用处。

何蓉又是一笑道：“这木轮名叫旋声避音轮，数十丈以上声音，经这木轮传播力量，可以旋入地下密室，而密室中的语声，却被这木轮打散，溃不成音，因此在上面的人，无法听得出。”

叶展霞叹道：“何老爷子的用心之巧，真非常人所能及。”

外面又传来一阵喝骂之声，并夹杂着兵刃搏斗的声音，惊人心魄，好像那些人已从亭前，打到这室中。

何蓉面色一肃道：“针已泡好，我们开始吧！”

叶展霞嗯了一声。

何蓉又道：“少侠可将衣服脱下来！”

叶展霞面上一红，迟迟不动。

何蓉轻轻的一叹道：“难道还要我，为你脱么？”

叶展霞面如血洗一般，他虽是个成人的男子，但从未经过这种场面。

何蓉无可奈何的点点头道：“现在我是医病，你是病人，病人就该听医生的话，是么？”她虽是这样说，脸上仍不免涌起红霞来。

叶展霞心想：

“人家一个未经世故的少女，都忍羞治病，我还怕什么？”

他这样一想，双目紧闭，真的将衣履脱下。

何蓉突的面冷凝红霞，一声娇笑道：“不羞——当着一个小女孩面前，将衣服脱得精光！”

叶展霞闻言大窘！

她却从杯中取出一枚金针道：“你可得忍受着，千万动不得，否则碰歪了针头，性命交关。”

叶展霞将赤裸裸的身形，伏在塌上，只觉得尾闾穴间一阵刺痛，他身形一动，偶想起少女嘱咐之言，又强自忍住。

何蓉道：“这是第一，尚有两针，你可千万忍受着！”

讲着又从药物中取出一支长针，左手在他背脊靠腰间部位，摸了一阵，右手一挺，已刺了进去。

此时上面喊杀之声，已响成一片。

叶展霞道：姑娘！他们打得很厉害么？”

“你不可分神说话！”她一指已压上双阴之间的阴跻穴。

叶展霞感到她手指，有些微微发抖，想是她见自己的裸体，害羞所致，猛觉阴跻穴一阵急痛，全身忍不住要发抖，但他极力忍着！

何蓉道：“好了，千万别动！”

叶展霞嗯了一声：“此际突觉到地面上有一丝震动，显然上面已有人互对了掌力。”

叶展霞北际正在忍受着极端的痛苦，也无暇顾虑到上面的情形，他只觉得全身犹如春蚕食叶一般，骨肉之间发生了极大磨擦，难受之极。

何蓉缓缓的柔声道：“怎么？是不是很痛苦！”

“嗯！”

“你要忍耐啊！等过了半个时辰以后，自然会减轻的。”

叶展霞心想：“只这一刻功夫，已经够受的了，何况还要等半个时辰！”

但他有种坚忍的个性，宁肯自己痛苦，况不发出半声呻吟。

此际忽听上面喝道：“贱卑，你敢纵火！”这是神医独步何辜的声音！

又一个女子声音道：“这是奉了教主之命，逐你们离开云雾山，识相的赶快将叶展霞交出。”这是那白衣少女的声音。

此际独目神龙万贯一怒道：“鬼丫头，你要真的敢在三独岭纵火，老夫不一把火将你们的红粉总舵，烧得片瓦无存，不算独目神龙。”

独行阎罗孙洁冷冷一哼道：“贵教真的敢如此无礼取闹，可怪不得老夫要施辣了！”

何蓉在密室之中，听说他们要放火烧山，不由面色大变，但却不敢离开密室。

叶展霞此际痛苦已减了不少，忙道：“上面怎么啦！”

何蓉急道：“你别管，伏着别动，当心针炙离位！”

叶展霞道：“还要多少时间？”

“半个时辰！”

上面又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由声音听来，比先前更为激烈了，打斗中尚带着喝骂之声。

叶展霞尽量使身心安定下来，半个时辰，终于在那极端痛苦中熬了过去。

上面的声音反而逐渐下沉，终至消沉了。

何蓉柳眉双皱道：“少侠！你现在已无痛楚了么？”

叶展霞道：“如今已全好啦！”

“好了，我背着面，你将衣服穿起来吧！唉！我真担心着

爹爹伯伯叔叔们!”

叶展霞睁目一瞧，果见那何蓉已转过脸去，忙将双足试伸一下，已能行动自如，心中大是高兴，随将衣服穿起，双腿一蹬，已下了炕塌，道：“姑娘可以转过脸来了。”

何蓉转过身来，脸上犹带着淡淡的红霞，羞涩地道：“少侠！我们现在可以上去看看啦！”

叶展霞点点头。

她用手在壁上红钮一按，已感到那屋子缓缓上升，不到一刻功夫，已停止不动！

何蓉带着叶展霞走出密室，四周一片沉静，屋子竟然未烧，仍完好的立着，但却不见了众人的踪迹。

何蓉大是着急，启唇叫：“爹爹！伯伯！叔叔！”

她连叫了数声，除那墙壁上发出回音以外，竟无一点声息。

何蓉着急的流下泪来。

叶展霞见因自己一人，累得他们生死难卜，不觉大是内愧，忙道：“姑娘别急，我带你去找去。”

转瞬间，已握住她的玉手，展开了太虚幻步，向原来吃酒的地方飞去，等他们到达听涛轩时，只有何香一人被点了穴道，躺在轩里，四外并无半个人迹。

叶展霞给何香解了穴道，问道：“你看到何老爷子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何香木然摇摇头说：“自你们一离开之时，我便被那丫头点昏了，因此以后之事，我一概不知！”

叶展霞犹豫了一下子道：“我看姑娘可以与何香暂躲回密

室之中，我现在就赶往云雾山总舵去寻回他们，如果寻着，待事一了，马上赶回来。”

不等他们答应，已领着两人，又回到密室之中，眼看他们将室沉入地下，自己才一返身，又扑奔云雾山红粉教总教。

叶殿霞关心着三独老人的安危，一阵急奔，已奔临到一座密林，他尚思出这林就是那文雪春被困的所在，不知钢羽可将救出，不由叫道：“春妹妹，春妹妹！”

连叫了数声，竟无人答话，心想：“也许是那钢羽已将她救走了，何不顺便到林中一探。

他意念才了，身形已临空飘起，落在那树干之上。

叶展霞的太虚幻步，已炼到八成火候，他连着在树梢上几个纵跃，已跑了一半，但这密林之中，那有半个人迹，想是那钢羽已将她救走了。

他又想起了大姐万以梅，他想：

“人家是一个大姑娘，耳朵又聋，虽然自己与她斗了口，但万一出了事，在铁守蓉的面前，可真交待不过去。”

他正想着，耳闻密林中有人尖叫两声：“师姐！师姐！”

正是大姐万以梅的声音！

叶展霞大喜，身形临空一躬，已向发声处落下，见大姐仍在神情仓惶的叫着。

他想：“不知迷冒她还理不理我，不如试试看。”

叶展霞故意将身形落于左侧不远的地方，一转身竟从面前走过。

大姐急叫道：“霞哥！大姐给你逗着玩的，难道你真的不理我了么？”

叶展霞假装未见，仰首他视。

大妞万以梅突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道：“霞哥，我错了，你别这么对我，我受不了，你原谅我吧！”娇躯已抖动的如带雨梨花！

叶展霞轻轻一叹，猛一回首，故作其道：“大妞！你也在这里？”

万以梅用手揉一揉眼睛道：“霞哥！你真的不理我了么？”

叶展霞一笑道：“你对我那么好，我怎能不理你，你看到你师姐么？”

大妞摇摇头，双眼有些红红的。

叶展霞惊道：“怎么，你哭了。”

“嗯！”

“为什么？”

“你不理我！”

叶展霞一阵难受，心说：“这姑娘可动了真情，将来如何处置？”

他想到他爹爹叶砚霞一身情丝缠绕，结果留得一生臭名，竟没有一个人对他谅解，但细推起来，难道真的是他不对么？

他想到这里，心里一想，自己绝不能走上爹爹的老路，回首一看万以梅，正瞪着一双痴情的眼睛，在注视着他，他心中一凛！情孽！情孽！这可怕的情孽啊！

他猛然想起那三独老人，现在不知情况如何，随说一声：“梅妹！你找一找你师姐，我走一趟红粉教。”语声才了，人已划空而起，向七丈外落，他这用的正是绝顶轻功，凌虚锁云步。